

站在相同的 轉捩點

——「六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編選序言——

季季

三年幾多滄桑

這是我第二次從事年度小說編選工作；上一次是民國六十五年，中間相隔了三年。

三年時間不算很長，但其間的某些改變和影響，或大或小都可能使我們長記心頭、永難忘懷。

先說我自己：民國六十五年我還是一個執著的專業寫作者，每天的作息時間悠遊自在，能够隨心所欲；那一年的年度小說，雖不是很令人滿意，至少編選過程還算順利；在元月十五日就把入選的作品和

作者名單定案了。如今，作爲一個新聞機構從業員，每天下午要出門上班，生活較前忙碌和緊張，只能利用下班後的時間從事編選工作，入選名單拖到三月中旬才定案，精神的負擔也更爲沉重。

其次，就文學的發展來看，民國六十五年是文學新生代勃起、短篇小說豐收的一年：六十五年被選入年度小說的十四篇作品中，有八篇作品來自文學新生代。不幸的是六十六年下半年爆發了鄉土文學論戰，餘波盪漾，直至六十七年六月後才完全平息。在論戰期間，學養、膽識、經驗俱豐的年長作家，尚能冷靜的抱持「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態度繼續創作，但是大部分的文學新生代猶如剛學會跑步的幼童，走出家門不久就遙見遠路塵土飛揚，不等塵埃落定，不敢冒然跨出飛躍向前的步伐。所幸那個遲疑、觀望的年代已經過去了！在民國六十八年，我很高興看到六十五的新世代依舊孜孜耕耘、創作不懈；而更年輕的新世代也已經在小說創作的路途上站穩了腳步，讓人禁不住要刮目相看，同時心中滋生出「吾道不孤、生生不息」的喜悅。黃凡、張貴興、鍾延豪、張靄珠、王幼華、吳錦發都是六十八年特別值得注意的新人，我

相信他們在未來的創作生涯裡還會繼續寫出更好的作品。

最後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改變，是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的美中斷交，在六十八年產生了種種具體的影響。除去政治、經濟，只就小說創作而論，六十八年也許是近幾年來產生「血性文學」最多的一年。這些「血性文學」的確表露了「血脈賁張」的情緒，但是大部分作者只著意於表現「抗議情緒」和「自強之道」；偏重完全的寫實和訴諸激情的說理，其結果是和新聞版的報導相差無幾。近幾年來，「寫實」是熱門的字眼，可惜的是有不少寫作者把「寫實」誤認爲「全盤接納」：在面對素材時，沒有過濾、取捨、透視的能力，又不注意文字、結構、情節、意象的烘托，「完全的寫實」難免就變成了「完全的雜碎」。鍾延豪的「金排附」，可能是六十八年這類「血性文學」中寫得最好的一篇。

然而，中美斷交到底是國家大事和歷史大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它正面和負面的影響，相信經過較長時間的沉澱，創作者能清晰辨視清、濁之相，日後有可能寫出更好的寫實文學。

三十年幾多滄桑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國民政府正式遷移到台北，中國大陸也同時完全的被赤色帷幕所掩蓋。這個讓中國人哀泣的年份，到了六十八年竟已匆匆三十年了！何其漫長艱苦、何其忍辱負重的三十年！

以三十年作為一個世代來回顧，是我這次的編選重點之一。

本次入選的十二篇作品，編目上的前五篇，依序可看到這三十年間，大部分中國人因政治局勢動盪而有所不同遭遇的縮影。

白先勇的「夜曲」，描述四個家境優渥、胸懷大志的中國青年，民國三十八年左右就學於美國，其中的三個在民國四十年回「國」，却無法施展抱負，在文化大革命時還遭到種種折磨。那個留在紐約的吳振鐸醫生，做了時代的逃兵，在美國娶了猶太女子，一心一意追逐名醫的生活，不跟任何中國人來往，連中文書也不看了。

東方白的「奴才」，是那一個時代另一類型的中國

人。他目不識丁，家中三代都在山東給人做奴才，對「老爺」忠心耿耿。共產黨來的時候，他和「老爺」一家人走失，只好去替國民黨軍當挑夫混飯吃，後來糊里糊塗跟着人坐上船，下了船才知道到了台灣。他在軍隊裡當伙伕兵直到六十歲退役，被分發到雲林縣一個小學當校工，把校長一家當「老爺」看待。到了七十多歲臨死之前，他拿出積存的金塊，要求校長的兒子代他去找「山東的老爺」贖身；否則「生時是老爺的奴才，死了做鬼還是老爺的奴才……」

陳若曦的「城裡城外」，寫在中美斷交同時美匪建交的半年之後。美匪建交後，中共不斷派出著名的學者作家出國訪問，擺出和西方文化交流的親善姿態。包括著名社會學者費孝通、著名作家錢鍾書等人在內的中共「社會科學學院代表團」是在去年四月十六日到美國作爲期一個月的訪問，在美期間，他們訪問了華盛頓的布克林研究所、約翰霍浦金斯大學，紐約的哥倫比亞和紐約大學、耶魯大學、哈佛大學，西部則訪問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史坦福大學。

「城裡城外」，寫的正是費孝通和錢鍾書等人訪問史坦福大學，接受尤義夫婦款待的前後經過。費孝

通在小說中成了畢文甫，錢鍾書則成了秦徵。陳若曦以她一貫冷靜的筆觸，掃描海峽兩岸年輕一代高級知識分子對這件事的反應，也掃描了中共訪美團員們對中國問題的看法。最後，團員之一的中共老幹部老侯，却在辭出尤義寓所時，趁着握別把一個小紙團塞給尤義的太太文惠，希望尤義夫婦幫助他的兒子到美國來……

鍾延豪的「金排附」，是中美斷交後發生在金門前線的故事。一個外文系畢業的台灣青年，服預官時被派到金門一個重要的海防據點做實習排長，不久，排長退役了，「我」補了排長缺，領着全排四十多個弟兄負責據點的防務。這個排的排附金能高，是個脾氣古怪的老兵，他寬臉大額、體形瘦削佝僂，個性倔強而沉默寡言，總是一個人躲在碉堡裡孤單的吃着自己做好的故鄉食物，有一條腿在八二三砲戰時被炸壞了。「我」常常想瞭解他，但他總擺出冷漠的姿態。「我」知悉中美斷交的消息，「似乎連海水也感染了一層悵鬱的氣氛」，一看到海面上有情況就熱切的希望戰爭爆發，「急於將他們一舉殲滅片甲不留」，而金排附却躲在他的碉堡裏喝酒，對戰備令的下達，表露

着漠然和茫然的神態……。後來，「我」的機槍手不慎射殺了一條擱淺的漁船上的漁民，金排附痛罵道：「你自己看看吧，擱淺的漁船，老百姓有什麼罪過嗎？」「我」聽完之後「雙手抱住頭，想到那些搖着槳捕魚的人們而渾身抽搐起來……」

胡迪菁的「譚靜」，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登載一系列「中國大陸抗議文學」中的一篇，簡短精悍，感人至深。文中的主角譚靜，是個不解世事的十二歲小女孩，因為「完全性大血管錯位，伴有心衰」住進上海一家醫院準備開刀，在她的轉診單上，「家庭出身」一欄寫的是「現行反革命」；這是因她的父親以前是彭德懷的部下，不肯高喊「祝林彪身體健康」的口號，被指為「現行反革命」處決了。她住院不久，她的母親也因替她父親上訴而招來「替反革命翻案」的罪名，被關入青海監獄，不久死於獄中。手術前的譚靜，本懷着「開好刀我就可以回去見媽媽了」的期盼，却不知她的母親已死在遠方的獄中！手術後，譚靜因肺部嚴重感染，最後也不幸去世，因為無人認領，只好由替她手術的醫生夫婦作主把她送到火葬場火化。許多年後，她母親在獄中認得的難友找到醫生

夫婦，要代難友帶回譚靜加以照顧，看到的却只是一盒骨灰！

「譚靜」是去年三月十一日發表於上海「文匯報」，作者胡迪菁是個「新人」。他的筆調非常自然生動，透過一個小女孩的遭遇，沉重的指控着中共「階級鬭爭」對善良、天真的幼童之迫害。因為沒有長篇大道理，更顯得真實而撼人！

後面的七篇，分別為：

王禎和——香格里拉
黃凡——賴索
廖雷夫——竹仔開花
吳念真——病房
王璇——再見南國
張貴興——草原王子
葉言都——高卡檔案

「草原王子」是以張貴興僑居地為背景所寫的人和大蜥蜴對抗的作品，有濃厚的象徵意味。「高卡檔案」則是形式特殊、揉和科幻和寓言的作品。其餘的五篇，或寫鄉村、或寫小鎮、或寫經濟高度開發的繁華都會，都忠實的觸及台灣目前或過去的某些層面，

有它們特殊的時代意義。

然而，「忠實的反映現實」，決不是它們被選入年度小說的唯一因素；小說應具有反映現實的功能，而同時它必須是一種具備多種因素組合而成的藝術品。素材的選擇，人物的塑造、情節的推展、文字的使用、對白是否妥貼生動、氣氛的鋪陳、意象是否鮮明……這些都是在選擇一篇小說時必須兼顧的。

目前台灣的中文書報雜誌不少，一年之中發表的短篇小說不下於一千篇，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我無法做到巨細無遺的閱讀每一篇發表的作品，但至少就水準較高的副刊和雜誌選取，閱讀其中的三分之二以上則可肯定。這些作品，不少是尚在摸索階段的習作，只有簡單的故事輪廓，取材也較通俗瑣碎，文學、對白、結構也都還相當簡拙，沒有特別撼人的才情之作。另一方面，不少已經成名的中年作家，或忙於事業，或忙於寫長篇、寫電視劇、或因想像力和創造力不如以前旺盛，在短篇小說創作上似乎看不出有特別傑出的作品。因此，近三四年來的年度小說，大部分出自新生代的手筆，決非由於主編者的偏愛，而是一項我們必須欣然接受的事實。例如本年入選的十二位

作者，除白先勇、陳若曦、王禎和、東方白、王璇出道較早而實力不衰，其餘的七位都是文學新生代；其中黃凡和鍾延豪是六十八年才開始發表作品的新人；除白先勇、陳若曦、王禎和、吳念真外，其餘八位作者都是第一次入選年度小說。

我要坦白的說，依憑個人能力選出這十二篇作品頗不容易。每一篇作品都至少經過四次的比較：先是和同一刊物發表的小說作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比較，再和不同刊物未被淘汰掉的作品作比較，然後和題材相近的作品作比較，最後是和作者該年發表的所有作品作比較。這樣的層層淘汰，雖然費時費心費事，然而在完成這件工作時，至少我可以安心的說：我無所偏倚的努力過了！

● 這一年的小說家關心哪些問題？

前面已經說過，六十八年是一個特殊的年分。國民政府遷台三十年、美匪建交及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斷的餘波盪漾、伊朗學生佔領美國大使館的刺激、世

界石油價格四次調整引起的物價波動、高雄事件及大型經濟犯罪事件頻傳對民心的影響，都使得吾人震驚和警惕。一向對現實觀察最為敏銳的小說家們，在這一年的作品裡關心哪些問題，也許是值得探看的吧？

(一) 中美斷交後，受到大型經濟犯罪的層層波及和心理影響，倒會之風旺盛：這類作品大都描寫省吃儉用的小市民，怎樣苦心積慮的在生活中開源和節流，存了錢去跟「會」，希望有一天拿到會錢能湊起來買幢房子或車子；或某一件期待已久的東西。結果却因被倒會而希望幻滅，有的自殺，有的不受家人諒解而離婚或離家出走或不死心的天天去討債，變成傻瓜一般，惹得街坊鄰居笑話……。

(二) 農村經濟問題：由於年輕一代受到都市文明的誘惑，紛紛走向城市就業，使農村勞力越來越匱乏，工資相對的不斷增高，但主要的農作物價格並未相對提高到合理的程度。在這種情形下，年輕一代往往力勸上一代把土地賣掉，到城市去另謀出路。有些上一代順應子女的意見賣掉土地到城市做生意，却往往產生無法適應城市緊張步調的生活煩惱；經濟生活也許比以前好，精神生活却不快樂。另有些上一代堅持土

地不可賣，和下一代之間長期為「土地」問題僵持不下，形成一種「土地的代溝。」還有一種農民辛辛苦半生沒有什麼積蓄，突然蒙受都市計劃之利，一塊土地賣給人蓋房子，一下子就賺了近百萬或甚至數百萬，有了錢後每天穿金戴銀，悠閒自在，到處參加旅行團，過了一段時日後，精神感到空虛，面對餘生只是茫然。

在描寫農村問題的作品裡，我發現有不少作者只是出諸情緒的感傷，並未確實瞭解農村實務。例如農地變更用途或轉賣的現象，其中涉及「土地等則」的法令限制，並不是每一塊農地都可以隨隨便便賣給建築商人蓋房子。

另外，豬價慘跌是這一年農村經濟重大的震撼，有不少作品觸及這項問題，例如放任仔豬四出遊盪自生自滅、養豬戶因週轉不靈宣佈倒閉、私宰之風盛行、農民有便宜豬肉吃而沾沾自喜等。可惜這類作品都僅止於小角度的呈現和探看，沒有以鳥瞰的角度對這個危機作更廣泛更深刻的挖掘。香蕉和鰻魚外銷受挫，也是這一年重要的農村經濟震撼，但似乎沒有小說家去觸及這類題材，也許是常識所限吧？

(三)都市回歸鄉土之路：和前一問題相反，都市並不如鄉下人想像的完美；都市的生活基調快、競爭性強、嘈雜、擁擠、人際關係頻繁而實冷漠……。這類作品觀照的層面從總經理到小職員、大老板到小工人，描寫他們爲了「錢」如何勾心鬥角，絞盡腦汁。又如何爲了穩固職位而去拍馬屁或互相欺詐。自然的人性日薄、冷漠的機械化角色日重，日久之後，精神負荷不住的人就很可能因心理不平衡而致精神失常或走向嫖賭狂飲的麻醉之路。較善於安排個人生活的，則以養花蒔草、爬山涉水等接近自然的消遣作爲療傷止痛的精神依託。描寫這一類型的作品，大都會落實到小說人物對都市文明的厭倦和某一時間內心的猛醒，懷念起鄉村廣闊恬靜的田野、純樸親切的鄉人、怡人的清風明月……他們真心的希望回到鄉村去，但猛醒之後又受到現實價值觀念的支配，捨不得放棄舒適的文明生活，只好仍浮沉在漩渦中過着矛盾的日子。

(四)家庭結構變化產生的問題：這類作品共分兩種：一種描寫傳統大家庭的沒落、瓦解，以及因之產生的摩擦和感傷。另一種是小家庭觀念慢慢建立，但受到經濟條件、傳統倫理觀念以及職業婦女無力照顧幼

兒等因素的牽制，不少家庭仍是兩代或三代合住，許多生活觀念不一致，又因看起來是大家庭的型態，實則住在適合小家庭生活的狹小公寓裡，婆媳之間、夫妻之間、姑嫂之間難免有問題發生，抑鬱、自殺或需要社工人員輔導的個案日增。這類作品是轉型期社會的特色之一，幾年來不斷有人在寫，但大部分作者的眼光點仍極個人而浮面，堪稱小巧普通，沒有較特殊的才情之作。

(四) 學生補習、聯考、讀大學、就業之間的連鎖問題。

(六) 因性觀念開放和性教育不普及而日漸增多的未婚媽媽問題。

● 一項虔誠的呼籲和期望 ●

由於國內純文學的刊物不多、發行量有限，無可諱言的，報紙副刊仍是短篇小說發表的最大園地。綜觀六十八年各報副刊，就量而言，登載短篇小說最多的是鍾肇政先生主編的民衆日報副刊，平均每月都有八篇左右。這些作品，有不少是新人習作和日據時代

老作家「復出」改以中文寫作，雖沒有水準很高的作品，但展現的蓬勃氣息却帶給這些作者許多精神上的鼓舞，使他們還會繼續爲小說創作而努力不懈。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和聯合報副刊，由於走向多元性的計劃編輯型態，發表短篇小說的篇幅已減少了許多。除了兩報文學獎公佈後的一、二個月呈現季節性熱潮外，平時每月平均只登三、五篇小說。相反的，有關畫家、音樂家、舞蹈及戲劇表演的報導日趨增多。近一、二年來，由於都市經濟生活水平提高，各類藝術活動因此呈現蓬勃發展，的確是國人文化和精神生活提昇的好現象。但是這類文章大量入侵副刊版面，「文」的量少、「藝」的量漸多，對短篇小說的發展，是否會產生無形的扼殺？這是必須正視的問題。如果各報能擴大影藝版面並提昇它的水準，相信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目前各報影藝版仍以報導影歌星動態居多，對水準較高的藝術活動，僅止於新聞性的報導，未能容納藝術界人士作深入的介紹或討論，迫使副刊不得不負起所謂「推動文化藝術」的重任！在歷史的長路上，副刊扮演這樣的角色，也許有它「任重道遠」的意義，但是因而冷落了短篇小說，似

乎也有欠公平！

以我目前的工作身分，提出這些意見似乎頗不相宜。但是小說畢竟仍有它的時代意義和歷史任務，我僅以一個小說作者和年度小說編選者的身份，虔誠呼籲各報提昇和擴大影藝版的藝術水準，讓它在消遣娛樂之外也兼具「推動文化藝術」的功能。果能如此，副刊的「藝」事負荷量減少，有更多篇幅容納小說作品發表；這不僅是小說家之福，從大處着眼，這也是我們的後代以及整個中國文學之福。

●重見日據下臺灣文學●

六十八年文壇的重要紀事，應屬「日據下台灣文學」的回顧、整理與出版。民衆日報副刊，自立晚報副刊、聯合報副刊都介紹了不少日據時代台灣作家的作品；遠景出版社和明潭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兩套書，則使這項回顧更爲完整而有系統，值得吾人深深感念。

遠景出版社的「台灣文學全集」，全部是日據時代的短篇小說集，分別爲(一)桿秤子，(二)一羣失業的人，(三)豚，(四)薄命，(五)牛車，(六)送報伙，(七)植有木瓜

樹的小鎮，(八)鬧雞，共八冊。

明潭出版社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共分兩集：明集收錄中文創作的作品，潭集收錄日文創作譯成中文的作品。可能限於人力、財力，原預定六十八年五月出版的潭集迄未出版，據說可能不再出版。三月份已出版的明集，包括(一)賴和全集，(二)小說選集，(四)詩選集，(五)文獻資料選集共五冊。

日本據台五十年間，台灣同胞在政治、教育、文化上受到種種不合理的處置和壓榨，當時的作家，或以中文或以日文創作，描寫同胞生活的不幸和心聲，留給我們後代的是「血淚的文學」。由於語言、文學思潮以及新舊文學論爭的影響，這些作品容或文字粗陋、技巧簡樸，稱不上是完整的藝術品，但是它們却赤誠的呈現了異國殖民地政策下同胞的處境和心境，完成了「反映時代，向歷史負責」的使命；僅此一點，已足永恒！

台灣光復後，同胞有幸重受中文教育；不少在日據時代不得不以日文創作的作家，也紛紛從頭學起，改以中文創作。民國六十年後，台灣經濟、文化水平日漸提高，不少有心人開始撰文呼籲整理日據下台灣

文學，使吾等後輩有機會閱讀那些作品，從而更能瞭解先民的堅毅與奮鬥。從楊達的「鵝媽媽出嫁」、「吳濁流作品集到「台灣文學全集」、「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出版，步調誠然緩慢，但已够讓我們受益良多！

越過五十年和中國文化隔絕的斷層，台灣光復迄今已三十五年。我是光復的兒女，特別能體認三十五年成長的艱辛和軌跡。和先民在異族統治下的生活相較，我們今日的環境確然改善了許多。希望所有光復後開始以中文寫作或光復後出生而今已開始創作的文學朋友們，在同願與展望之間能不時的惕勵自己：在更好的文學環境裡寫出更好的作品！

三十年一個世代已經過去了，站在這相同的轉捩點，願我們都有更穩健的出發！

六十九年四月於台北

白先勇：「夜曲」

這是白先勇的作品第三次入選年度小說。

第一次是民國五十七年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第二次是民國五十九年的「冬夜」。

本年入選的「夜曲」，和「冬夜」相隔的時間，前後恰為十年。

另外，如果資料無誤，「夜曲」應是白先勇八年來在國內發表的唯一短篇小說。

民國六十年，白先勇發表了「秋思」和「國葬」後，就沒有再發表短篇小說。六十二年，他苦心支撐多年的「現代文學」停刊；六十六年在遠景出版社支持下復刊，白先勇在復刊第二期開始連載他的第一部長篇「孽子」，迄今尚未寫完。

由於這部長篇的連載，以及這些年不停的有討論白先勇短篇小說的文章在各報章發表，一般的讀者似乎並未強烈的感覺到「好久沒有看到白先勇的短篇小說了。」如今，仔細的算算，竟是八年！對那麼多喜愛白先勇短篇小說的讀者來說，八年確是太久了！

白先勇最被推崇的短篇小說，以「臺北人」系列和「紐約客」系列為代表；前者描寫民國三十八年左右來到臺灣的大陸人的處境和心境，後者則描寫大陸淪陷後自大陸或臺灣前赴異國後的中國人之處境和心境。白先勇在發表「臺北人」系列時，慣用劉禹錫的「烏衣巷」作為篇引：「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

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在發表「紐約客」系列時，則慣用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作為篇引：「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夜曲」是「紐約客」系列截至目前為止發表的最後一篇，白先勇以吳醫生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底一天下午四點左右開始等待和回憶昔日的女友呂芳，五點呂芳到達，二人敘舊後，送別呂芳去和她姊姊共進晚餐，前後的現實時間約為三小時；但在故事情節進展中，混合着甜蜜、悔愧、感嘆的今昔交錯，整篇小說的時代背景却貫穿了將近三十年！

白先勇的白話文使用技巧，在近代小說家中最為傑出，他在這方面的成就，早有夏志清等大家予以讚揚和肯定。也因他在文字使用和結構技巧上的特殊才能，「夜曲」以三個小時映現了近三十年國家、時代、個人的種種變化，不但不顯沉滯，還帶給讀者一種一氣呵成而時不我與的感傷！

「夜曲」中的四個重要角色，大約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左右先後到紐約留學。四人中的唯一女性呂芳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北方姑娘」，父親是上海音樂學院

的名教授，呂芳「胸懷大志」，希望自茱麗亞音樂學院畢業後，追隨父志，回國去「推廣音樂教育」，「用音樂去安慰中國人的心靈」。深愛呂芳的吳振鐸，有一個「早年從德國海德堡大學學成歸國後，一直在中國落後偏僻的內地行醫」的父親，送他出國學醫時，囑咐他「要把醫術學精，學成後，回到自己的國家，醫治自己的同胞」。吳振鐸在出國前曾隨父親到蘇北義診，看到當地「地瘠人窮」，立志學成回國後要到「蘇北鄉下去辦貧民醫院」。至於綽號「大砲」的高宗漢，「是個六尺軒昂的東北大漢，家裏是個地主」，他「在布魯克林理工學院學土木工程，專攻鐵道」，常「大罵東北人封建落後，要回到東北去改革」；而且要替中國設計一條「從東北的長春橫跨大陸直達新疆的伊犁」的鐵道。外號「神童」的劉偉，「人小，五短身材，戴着一副酒瓶底那麼厚的近視眼鏡」，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唸化工，「二十五歲就拿到了博士」，常說的一句話是：「肥料，中國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化學肥料！」

這四個出身當時中國較為優渥環境的留學生，在異鄉結為好友，民國四十年，大陸已經淪落共黨統治

，呂芳、高宗漢、劉偉却仍然天真的懷抱着「獻身中國」的理想，學成後毅然回國去了。吳振鐸則因論文尚未完成沒有回國，其後又因種種原因的蹉跎，他竟一直留在紐約。結果是，留在紐約的他，雖然名成利就，心裏却始終沉鬱冷漠不快樂；而回國的三人，在共黨統治下不但未能實現當年的抱負，在文革時還受盡種種非人道的凌遲！呂芳後來好不容易逃出大陸，她和吳振鐸重逢時，說及高宗漢自殺後屍體的慘狀「走到一半，屍體的肚子便爆開了，大腸小腸，淋淋漓漓，洒在街上，一直洒到火葬場——」讀者看到這裏，「大腸小腸」的意象和他年輕時設計鐵道的意象重疊並加以對照時，心中真是澄明無淚却有悲憤填膺！

白先勇是廣西桂林人，民國二十六年出生，父親是已故抗日名將白崇禧將軍。他在民國五十二年到美國艾荷華大學創作班攻讀藝術碩士，目前在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教授中國大學。

關於白先勇的小說藝術成就，在他的小說集「臺北人」和「寂寞的十七歲」二書裏，收錄有夏志清和歐陽子的詳細評介，讀者可加以參照。歐陽子並以兩年的時間，逐篇詳論「臺北人」一書的十四篇小說，

並在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出版了「王謝堂前的燕子——『臺北人』的研析和索隱」（爾雅出版社）一書，對白先勇和歐陽子而言，這本書在近代小說史上都算是一項創舉。

另外，白先勇在一九七六年八月到香港時，曾和當時明報月刊主編胡菊人作了一項對談，後來在明報月刊及聯合副刊分別以「與白先勇論小說藝術」篇名發表，這是白先勇寫作多年，比較正式的公開發表他的小說觀；包括技巧、內容、文字、觀點、場景、對話……我認為這是一篇很好的對談，值得喜愛白先勇小說的讀者仔細的讀一讀。（編按：已收入白先勇文集「驀然回首」一書）

白先勇已出版作品共有六冊，目前尚正式發行的有下列三冊：

臺北人——一九七一年，晨鐘出版社
寂寞的十七歲——一九七六年，遠景出版社
驀然回首——一九七八年，爾雅出版

東方白：奴才

東方白寫過不少所謂「哲理性」的小說，探討上帝、原罪、法律、道德、命運、禪境……。由於十四五歲後就大量閱讀大仲馬、狄更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莫泊桑、芥川龍之介等名家的作品，他的小說取材、思考角度和寫作技巧，可能受到不少的啓發和陶冶。對一個小說家來說，從閱讀其本國傳統文學出發或閱讀西洋小說出發，同樣是一種良好的觸媒；不同的是，他日後的作品風格可能面貌各異。我們從東方白某些探討並批判人類心靈深處的扭曲與掙扎，或某些在寫實與幻境之間游移的寓言作品裏，可大略窺見其究。

東方白在這一年裏一共發表了五篇小說，它們依序爲：

奴才——民衆日報副刊，二月二十一—二十一日

島——現代文學復刊第七期，三月

池——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四月二十八日

阿姜——民衆日報副刊，六月二—三日

——中華日報副刊，六月二—四日

就小說技巧的繁複、內涵的豐盛、主題的博大和震撼性來說，描寫走出叢林的日軍回到現代文明社會，最後又悄悄回到菲律賓叢林隱居的「島」，也許是五篇中最好的一篇。

然而，正如我在編選序言裏所說的理由，從國民政府遷臺三十年的角度來看「奴才」，這篇描寫中國窮苦百姓遭遇的小說，展現了一個讓人非常感傷但又必須勇敢直視的橫切面。這是我在他的五篇作品中選取「奴才」的理由；這也是東方白寫作多年來，作品第一次被選入年度小說。

和東方白的大部分作品相較，「奴才」也許是最不講求技巧和結構的一篇。我甚至認爲它的技巧和結構是有缺點的；特別是老詹在敘述阿富的故事之前先提到一大段巴伏洛夫 (Pavlov) 的「條件反射」學說，我認爲是本篇的一大敗筆。巴伏洛夫是俄籍生理學家（一八四九—一九三六），曾在一九〇四年獲得諾貝爾獎。他在一九〇一年前，致力於人體消化系統的研究，一九〇一年後才開始作刺激反應的研究而確

定了他的「條件反射」(Conditional Flash)學說。經過半個多世紀，這個學說已被研究心理學的人廣泛引用，東方白把它引為一篇故事的開端，不但沒有給讀者新鮮感，反而破壞了小說的純粹性；也使小說的主題受到先天的限制。如果沒有引用這個學說，這篇小說的結構可能更完整些。如果一定要引用，把它放在結尾部分，由聽眾中的任何一人輕描淡寫的說出來，它的效果也比放在前面好得多。

除了這個缺點，「奴才」的不講求技巧與結構，而卻能讓讀者在閱讀時感覺到「沒有技巧的技巧」和「沒有結構的結構」，這種效果，也許是東方白寫作「奴才」時的企圖之一，而這種企圖，也許是爲了吻合整個故事的人物、情節和氣氛的。這種選擇，恰也顯露了東方白作爲一個小說寫作者的成熟和靈慧之處。

如果從小說主題來論斷「奴才」的成就，在所謂「奴隸文學」的領域裏，它也許只算是一篇袖珍小品。在西洋文學裏，我們看過不少描寫合法甚至是野蠻的人口買賣，那些受盡凌虐的奴隸們，有些默默的承受命運的鞭笞，有些則以全生命作激烈的反抗；更有

的是同心協力設法贖身，希望獲得「生而生命自由」及「死而靈魂自由」的權利與尊嚴。或許由於民族性的不同，在中國文學裏，我們看到的奴隸，大都非常認命而謙卑，對主人忠心耿耿、唯命是從。在許多舊小說裏，「忠僕」不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是廣受讚揚的角色。

「奴才」裏的阿富，在山東老家三代爲奴，「一生經歷了滿清、民國、汪精衛三個朝代，親身飽嚙了八國聯軍、土匪和日本軍的炮火」，最後却在五十歲時因共產黨南下，把他和老爺一家冲散了。他隨國民黨部隊來到臺灣，做伙伕兵直到退役，又到一個偏遠小學當校工，直到七十九歲病死在雲林養老院。在造型、性格和行爲上，阿富和大部分舊文學裏的忠僕一樣勤勉節儉、卑下認命，他的最大不幸是身懷「贖身」之願，却逢戰亂和老爺失散，糊里糊塗跟着人上船到了臺灣，根本失去了向老爺贖身的機會。然而默默的、認命的活到七十多歲，臨死之前，他的心願却仍然要設法向主人贖身，以求「死而自由」的靈魂尊嚴！這是這篇小說的感人和撼人之處。

此外，「奴才」另一小小的成就就是寫出部分臺灣

同胞對「唐山人」的觀感，決非由於狹窄的「地域觀」，而是取決於他們的「行為觀」。小學校長雖不喜歡阿富的奴性，但阿富的善良有禮改變了他對唐山人的觀感，却也是一項事實。

東方白本名林文德，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生於臺北市。和白先勇是建國中學同學。在臺大農業工程系水利組畢業後，於一九六五年九月到加拿大莎省大學深造，一九七〇年獲得工程博士，目前在加拿大亞伯大省愛城從事水文的觀察和分析工作。他的第一篇發表的小說是十九歲（一九五七）時在聯合副刊刊登的「烏鴉錦之役」。他的筆名據說來自蘇東坡赤壁賦的最後一句「不知東方之既白」，似乎多少說明了他在本行之外對寫作的熱誠。

東方白已出版作品：

臨死的基督——一九六九年，水牛出版社

黃金屋——一九七七年，學生書局

露意湖（長篇）——一九七八年，爾雅出版社

東方寓言——一九七九年，爾雅出版社

（「奴才」已收入「東方寓言」一書，蒙爾雅出版社同

意轉載，特此致謝）

陳若曦：「城裡城外」

這是陳若曦的小說第二次選進年度小說；上二次是民國六十五年的「大青魚」。

如果純粹從時代背景的角度來比較「大青魚」和「城裡城外」，我們都必須體認一項讓人感傷的事實。

「大青魚」的時代背景大約在一九七三年，地理背景是南京。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首度到北平訪問，自稱打開封鎖了二十五年的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門，其後一些對中國大陸充滿好奇的美國人士紛紛前往訪問。「大青魚」寫的是一個美國記者團前往南京訪問，同仁街等大市場氣象一新，虛飾「市容」，禁止百姓「自由購買」的故事。

經歷了三年的世局幻變後，陳若曦的小說背景已由中國大陸移轉到美國加州；尼克森當年開啓的那道門，也已經產生了更具體的事實！對所有的中國人來

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是永難忘懷的日子；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和作為異國遊子的中國人，同樣對中國的現狀和未來抱持着容或角度不同的關切和期待。

陳若曦在去年夏天從加拿大移居加州，並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研究中心」從事語辭研究工作，有機會接觸或聽聞一些在美中國學人對中美斷交後中國問題的看法。她敏銳的捕捉了這個中國近代史上的巨變，以費孝通、錢鍾書訪美為經，以一個歡迎他們的餐會為緯，沉靜而細緻的掃描了那羣人的表情、言語和心態。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生於臺北的陳若曦，本名陳秀美。到目前為止，她的寫作生涯可以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民國五十一年出國之前在臺大外文系就讀期間創作的作品，大都發表於當時的「文學雜誌」和「現代文學」。陳若曦當時和白光勇、歐陽子、王文興、劉紹銘等人合力支撐「現代文學」，在學校的課業又以吸接西洋文學為重，但她那一時期的小說，如「收魂」、「辛莊」、「最後夜戲」、「婦人桃花」却毫無「現代」的味道；大都寫台灣迷信、落後

的舊社會裡的一些個人的悲劇。夏志清先生認為從這些早期作品可以「看到作者深厚而不浮誇的同情心，對普通男女追求幸福這種企圖的尊敬，以及面對病痛、死亡所感受到的震驚。」

第二階段：一九六六年陳若曦和夫婦段世堯進入中國大陸後封筆七年，在文革尚未結束的一九七三年復出後，驚魂甫定就忍不住重拾紙筆，殷殷為中國大陸人民的遭遇寫下血淚般的史詩。從第一篇的「尹縣長」到其後震撼國內外的「晶晶的生日」、「值夜」、「查戶口」、「任秀蘭」、「耿爾在北京」……陳若曦以樸實、冷靜的寫實主義風格，描寫中國百姓在中共統治之下的無奈和掙扎，每一篇都使人更清晰的看清大陸的真相；聽清在那裏掙扎的人們的吶喊！一九七六年她在接受劉紹銘書面訪問時曾說：「如果我有時間和能力，我願意真實地把文革前後這一段時間的中國橫斷面刻劃一下。畢生之力能做到這一點也很滿意了。」

這一階段的作品，尚有「老人」、「歸」和「文革雜憶」。在陳若曦的創作生命裡，我相信這一階段目前只是暫時停滯，不會就此結束。

第三階段：美國和中共正式締結並和台灣中止外交關係後，陳若曦因工作移居加州，開始以客觀而又血濃於水的觀照，寫作和前二階段完全不同的作品。「城裡城外」是這一階段作品在台灣發表的第一篇，另有一篇「路口」，已在一九八〇年二月發表於香港「中報月刊」創刊號。

「路口」在香港發表時，也恰是陳若曦闊別國門十八年首度返台，掀起一陣大風浪之後離去，却在海內外留下一些餘波盪漾之際。

陳若曦這次是應吳三連文藝基金會（她曾在六十七年十月獲第一屆吳三連文藝獎）的邀請，在元月七日——十六日回國做為期十天的停留。她返抵桃園中正機場那天晚上，不但文藝界、新聞界有許多朋友去迎接她，據說連機場外的計程車司機都興奮異常。她在「回娘家」期間，曾和文藝界的老前輩、老朋友、新生代晤談，也曾到中南部訪問三天。在這陣「陳若曦旋風」中，最受各方矚目的是她曾和蔣經國總統晤談兩次，並曾拜會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蔣彥士、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上將、警備總司令汪敬煦、文工會主任楚崧秋、新聞局長宋楚瑜以及吳三連、蘇南成、康

寧祥等政壇人物。這些三面會，據說大都和她密切關心的「高雄美麗島事件」有關；其中她最關切的是涉入其中被捕的作家楊青矗和王拓。她認為優秀作家的成長不易；楊、王二位的作品也充分顯示「人道主義者」的情懷，不可能從事暴力叛亂。美麗島事件後來有八位涉嫌者被移送軍事審判，楊、王二位作家並未包括在內。（編按：王拓作品「吊人樹」曾入選「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楊青矗作品「在室男」、「工等五等」、「低等人」、「昭玉的青春」曾分別入選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五年短篇小說選。）

由於身份特殊，陳若曦回國期間曾多次被新聞界問及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並請她就海峽兩岸的政治、經濟、文化作比較。陳若曦曾談及四人幫下台後，中共政策上的某些改變；更極力讚揚台灣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成就。元月十六日離台赴香港之前，她曾在記者會上發表回國十天的觀感。當被詢及對「中國統一」的看法時，她「表示中國應該統一，但是必須用和平的方式來達成。」她說：「統一的時間不必過於強求，統一的方式也決對不能以犧牲任何一方寶貴的生活方式來達成。因此只要中國人都有統一的意願

與需求，統一的時間與方式是可以再做討論和等待的。」（詳見元月十七日中國時報第三版）

陳若曦在從香港返美過境中正機場時，曾表示今年夏天將帶兩個兒子回來渡暑假，也可能考慮回國定居。她這次闊別十八年的返國之行，在海內外曾引起許多不同角度的反響。不論如何，陳若曦是一個特殊而且優秀的小說家，這次返國，她如果曾扮演超越小說家之外的角色，相信也是基於愛國愛鄉愛同胞的人道主義胸懷。我們應該懇切歡迎她回國定居，和我們共建美好家園；並在她第三階段的作品更忠實有力而廣泛的吐露現代中國人的心聲。

陳若曦已出版作品：

尹縣長——一九七六年，遠景出版社
 陳若曦自選集——一九七六年，聯經出版公司
 老人——一九七八年，聯經出版公司
 歸（長篇）——一九七八年，聯經出版公司
 文華雜憶——一九七八年，洪範書店

鍾延豪：「金排附」

和最近幾年一些文學新生代的崛起年齡相比，鍾延豪在二十六歲才開始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可算是「大器晚成」。我們常說「開始永不嫌晚」，他在這一年裡的耕耘和收穫也都頗為可觀，因而他的大器晚成格外的顯得彌足珍貴。

鍾延豪的第一篇小說「過客」，發表在六十八年元月四日的民衆日報副刊，寫的是他在師大夜間部國文系班上一個老兵怪異行爲的故事。以這樣的題材作爲他第一篇小說的出發，事實上和鍾延豪二十六歲之前的個人生活經驗有關。

民國四十二年出生的鍾延豪是桃園龍潭人，高中畢業沒有考上大學，兩年後才入伍當兵。鍾延豪自承那兩年的心情抑鬱，多以看書消遣。他的父親鍾肇政先生是台灣光復後一直孜孜創作的名小說家，家中小說藏書頗多，但是鍾延豪那時對小說抱着一種懷疑甚至反感的態度，寧可另外去買西洋哲學之類的書來看

。當時他萬沒想到有一天也會懷着寫小說的衝動，作品一篇篇寫了出來。

改變鍾延豪對小說態度的，是他的入伍生涯。鍾延豪和大多數高中畢業的青年一樣，入伍之前過的是在家庭和學校之間往返的單純生活，接觸的人物和生活體驗畢竟有限。入伍服役，對每一個青年男子都是生品歷程的另一進階。在軍隊裡，有大學畢業的預官，也有國中和高中畢業而已在各行各業工作過的充員兵，更有所謂的老兵。每一個青年男子進入軍中，都像進入一個小型的社會，能在那裡看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物；並聽他們各自不同的生活遭遇和故事。從直接經驗裡吸收來自他人的間接經驗，生活的閱歷因而更豐厚，視野和心境也都隨着改變；每個青年都在無形中成長得更穩健、更成熟。

鍾延豪在入伍期間被分派到金門。三十年來，金門一直是我們謂之敵離人最近的「前線」，過去由於八二三砲戰的影響，不少青年和他們的家長對於被分派到金門服役常常心存畏懼，最近幾年，這種心理重壓已減輕多了。鍾延豪當初懷着好奇的心情到金門，「金門經驗」也確實變成了他生命中珍貴的個人經驗。

。他不僅深切體認了前線的面貌，也聽聞或親自目及許多發生在軍中的感人故事。那些以軍隊為家的老兵的言行更是吸引着他，當時盤踞在他心中。他開始想到「小說」真的可以記錄或印證時代及個人的變幻，幾次試着寫都沒寫成功；多少有點「當局者迷」的困惑。

雖然如此，至少「寫小說」的種籽已開始萌芽了。

六十三年十月自軍中退伍，六十四年考上師大夜間部國文系，鍾延豪開始為他的寫作生涯做着細心的準備工作。在課堂接觸的中國舊文學之外，他極用心的閱讀了杜斯托也夫斯基、紀德、巴爾扎克等人的作品。由於生長在島國，鍾延豪特別喜愛杜斯托也夫斯基作品中展現的西伯利亞風貌；對杜氏作品顯露的人道主義情操也極為嚮往和尊崇。

另外，他因受史記及左傳的影響，認為小說家在取材和寫作時，必須抱有史學家的態度。但小說畢竟是多項因素組合的藝術，不是純粹而率直的史料記錄，所以小說的主題最好若有若隱，以文字和技巧加以反諷、影射、象徵，不要把主題赤裸裸、硬繃繃的明

顯出來。以這樣的寫作觀證之於他已發表的諸篇作品，確有不少吻合之處。

關於「金排附」這個角色，我們如果把三十年來在台灣發表的短篇小說作個整理或統計，不難發現「他」的踪影。「他」可能是叫吳排附、丁班長、王士官或者伙伕長……不管「他」叫什麼，三十年來「他」從未被人忘懷。如果再從這些小說裡仔細的研析，又會發現「他」的年齡隨歲月俱增是一項慘酷的事實。「他」當年也許是志願從軍，也許是被軍伕拉入軍隊裡，但因沒受什麼教育，在軍隊裡地位和薪餉都不高，到台灣後又因種種條件的關係難以成家，時常懷念大陸上的家人，一心念着早日回老家。及至年齡漸長，心境日老，體力不濟，言行變得更為怪僻，有的獨來獨往如一縷靜寂孤魂，有的則因言行怪異，變成人們好奇或取笑的對象。

司馬中原、朱西寧、段彩華等大陸來台作家，早期都曾在作品中寫過「他」。那時的「他」也許尚只是「人到中年」；輪到鍾延豪這一代年輕人來寫時，「他」已是垂垂老矣！許多的「他」因舉目無親，不喜歡退伍，若因健康或年齡限制不得不退伍時，有的

往往發生悲劇。如鍾延豪另一篇描寫老兵的小說「故事」中的阿菊，退伍之後去做臨時工，不幾個月却摔死了。

在「金排附」中，鍾延豪的成功之處是選擇了兩個完全相對的角色，在故事進行中不斷展現令人訝異、緊張的場景。

第一人稱敘述的「我」，畢業於外文系，長得瘦小羸弱，戴着一幅五百度近視眼鏡，年輕而又膽小、幼稚而又衝動。由於初次到金門和一股愛國赤忱，老是期望着戰爭，特別是中、美斷交後，情緒激動，「多麼希望有情況出現，以打破這個僵局。」

至於在八二三砲戰中被炸斷一條腿的金排附，瘦削而儂配着一張倔強的方臉，沉默而古怪，對現實看似冷漠不滿，心中却有滿腔的寬厚、沉穩和慈愛。

這二人在小說中就像一對父子，中間隔着代溝，最後「我」却終於成熟到足以領略上一代的心境了。

鍾延豪目前已發表的作品有十三篇，起步一年之中有此成績是值得讚佩的。祝福他秉持熱情和理想，在未來歲月不斷寫出更好的作品。

鍾延豪已發表作品如后：

過客——一九七九、元、四日，民衆日報副刊

華西街——二、十三，民衆副刊（入選「一九七九年

臺灣小說選」，文華出版社）

陰溝——四、十四，民衆副刊

夜學者——日記——六、四，民衆副刊

荒城——六、三十，民衆副刊

金排附——八、二十九，民衆副刊

故事——九月「臺灣文藝」十一期（獲民國六十九年度

吳濁流文學獎小說創作獎）

風箏再見——九、二十四，民衆副刊

歸——十一、二十二，民衆副刊

山村——十一、二十五，民衆副刊

腳步——十二、二十一，民衆副刊

高潭村人物誌——一九八〇、元、五，中國時

報「人間」副刊（獲第二屆時報文學獎小說

優等獎）

68年短篇小說選

五月底出書訂價 100 元

即日預約80元

優待訂戶75元

請利用 19274 書評書目郵撥